

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探究

——基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视域

王可初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入剖析了现代化进程中德国相对滞后的社会现状,揭示了德意志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目标之间的背离问题。他以人的解放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价值原则,为解答德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构建了宏大的历史观格局。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现代化与人的解放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通过持续引导与调整不断修正的复杂统一过程。在应然层面,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哲学构想,旨在从理论层面解决现代化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在现实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转化为具体实践,推动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进入全新历史阶段。

关键词:现代化;人的解放;“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1-0018-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102

如何认识和处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洞察,现代化被视为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人的解放旨在从各种外在束缚与内在限制中彻底释放人的潜能,即马克思所言“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46}。人得以在这些关系中重新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演进中,现代化与人的解放之间并非始终呈现为线性统一关系,而是时常表现出相互背离甚至矛盾的状态。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归纳与总结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现代化发展与人的解放这一经典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与积极回应,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价值探讨、困境审思以及实践探索等方面。例如,孙正聿将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定位为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2]。艾四林和柯萌指出,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和历史生成视角探究人的解放问题,认识到变革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进路,提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革命主体^[3]。吴忠民认为,人的解放对催生现代化动力有重大意义,以至于离开了人的解放,现代化动力就无从谈起^[4]。还有部分学者从应用实践的视角探究马克思的现代化以及人的解放思想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启示,并已形成较为丰富且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例如,刘同舫认为,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实际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当下的发展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获取灵感^[5]。罗克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是人的解放进程的逻辑^[6]。臧峰宇认为,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为中国的民族解放

收稿日期:2024-11-21

作者简介:王可初,女,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2BKS004)。

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导,激发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历史力量^[7]。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对重新审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理论的源头剖析尚显不足;另一方面,对现代化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的深度辨析仍有待加强。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马克思提出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理论视角深入探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为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新颖且富有深度的分析框架。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及人的解放思想的理解,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人的解放实践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一、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审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问题缘起

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系统性扩散,德意志民族在此进程中却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特征。马克思在与卢格的通信中揭示了当时德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我向您保证,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民族耻辱……”^{[8]54} 针对德意志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错乱”现象,马克思通过对哲学与实践、民族传统与现代化道路的辩证分析,系统阐释了实现人的解放作为德意志现代化根本路径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马克思凭借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强的预见性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之间呈现出彼此背离的状态,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哲学构想,尝试从理论层面重构现代化发展与人的解放的悖论性关系。

(一)“时代错乱”:德意志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性

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与制度创新迅速扩展至欧洲大陆,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政治变革更是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范式转型,各国纷纷开始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在此进程中,德意志民族却深陷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困境,马克思以“时代错乱”这一概念精准概括了德国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

在政治制度层面,相较于英法两国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德意志各邦国不仅面临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滞后,而且呈现出社会结构的深层割裂——大小公国执着于地方利益博弈,封建贵族仍保留着旧日的特权,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通过系统论证私有制的合法性以及国家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实质上构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系。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对当时德国政治革命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考证:虽然革命的根本诉求在于推翻封建专制、建立统一宪制国家,但作为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始终表现出政治立场的摇摆。当工人阶级成为革命实践的主力时,资产阶级反而与封建势力达成政治合谋。恩格斯认为,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革命的失败^[9]。马克思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提到德国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10]14}。德国资产阶级刚一出世就已经属于旧社会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而是代表已经陈腐了的旧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去进行反封建制度斗争,这也导致其反封建斗争具有鲜明的两重性:革命性徒有其表,妥协性恶性膨胀^{[11]22}。

在经济结构层面,德国同样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法国与英国。马克思在《导言》中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德国经济形态的特殊性:“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10]6} 这种理论分野映射出二者根本的发展差异——英法已建立起相对成熟

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经济学说聚焦于如何优化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以实现更高效的财富积累和更公平的社会分配;而德国仍受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其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仍服务于维护封建经济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0]6} 此时的德国与同时期的英、法两国相比,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时代错乱”的特征,唯独在法哲学发展层面情况有所不同,马克思写道“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10]7}。

(二) 实现人的解放:德意志民族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关于德国人的解放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12]288} 他强调,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理性的实现,而德国与现代性的深刻关联正体现在德国哲学所达到的现代高度。马克思在认同黑格尔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洞察到,“德法平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是德意志民族困境的根源。如何弥合思想与现实的错位,成为德意志民族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哲学与现实的统一问题,二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殊传统与现代化普遍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基于德国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极具预见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实现人的解放是德国解放的唯一路径。关于哲学与现实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张将哲学与现实统一于实践,并进一步指出,德意志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 and 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10]8}。他深刻认识到,仅凭德国哲学无法完成德意志的现代化,并强调哲学应成为“高卢雄鸡”而非夜晚起飞看世界的“密涅瓦猫头鹰”。至于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马克思使他们和解于新的人的解放道路,即他所说的“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10]16}。马克思在《导言》中强调,“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10]12}。换言之,政治革命无法解决德意志民族的根本问题,唯有实现人的解放才是德国解放的唯一路径。马克思在后来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他指出,尽管英国、法国等先行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政治解放,这一成就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但这仅仅是迈向全面自由的第一步,远未达到我们所构想的人的解放的终极境界。“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它为社会带来了诸多正面变革,然而,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3],政治解放虽为通往人的解放铺设了基石,其局限性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局限性凸显了追求更深层次的人的解放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于是,问题的核心便转化为:如何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探索并实践出一条通往人的解放的道路。这一问题不仅是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拷问,亦是对全球范围内寻求真正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挑战。

基于对德国社会状况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发现,按照英法等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无法实现“德国人的解放”。他首次将人的解放引入现代化进程,并将其置于最高位置,同时深刻洞察到德国现代化进程与人的解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偏离乃至矛盾。鉴于此,马克思在《导言》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贯穿其学术生涯的核心理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反思,也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现代化与人的解放悖论性关系的超越与重构

19 世纪的德意志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如何获得真正的解放? 针对德意志现代化与人的解放之间存在的背离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

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0]9}“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理论构想不仅为德国规划了一条解放路径,更为重构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悖论性关系、实现两者和谐共生的新思路。

(一)逻辑起点:“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要求扬弃现代化

“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首先要求扬弃现代化,即在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德国人的解放不应局限于资产阶级所规定的现代化框架,而应突破这一既定前提,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最终目标。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视域下思考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问题,必须首先明确扬弃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即在对现代化成果的批判性继承中探索一条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

德国扬弃现代化的道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追赶者的德国。马克思充分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并指出,现代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405}。实践并非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因此,德国解放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吸收各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克服自身的障碍,达到与英法等先发达国家同等的“正式水准”。然而,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此,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矛盾。正如他后来所描绘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4]580} 这些矛盾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技术与人性、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深刻对立。

因此,真正的重点在于进入第二阶段,即成为批判者的德国。马克思在德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之前,便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未来现代化可能面临的困境。他并未将最终目标局限于德国完成现代化,而是着眼于超越现代化,开启人的解放的真正道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的一般样态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样态。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长期占据现代化模式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几乎垄断了国际上现代化路径和理念的话语权,这一现象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思维框架与实践路径。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开端,但绝非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为现代化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方向,即服务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实现和现代化的扬弃其实处于同一历史过程,二者统一于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进程不仅要求德国在物质层面达到现代化水平,更要求其在思想与实践层面超越现代化的局限,探索出一条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德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现代化并非终点,而是通向人的解放的必经阶段,唯有在扬弃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打破资本对现代化解释权的垄断,厘清现代化的观点,是重构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逻辑终点:“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要求“真正的解放”

在《导言》中,马克思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最终目标定位于“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10]9},这一目标对德国人实现“真正的解放”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视域下,思考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问题,必须聚焦于达到“真正的解放”的逻辑终点。

首先,“真正的解放”具有彻底性,必须达到人的高度。马克思曾论述过,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0]56}。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人始终处于被异化的状态中,丧失了其“自由自觉”的类特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1]45}。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状态及其局限性,所谓的宗教自由、财产自由、经营自由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表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人们获得

了一定的自由权利,但这些自由仍然受到宗教、财产和利己主义等因素的束缚。“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的根本缺陷,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超越“政治解放”,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至此,马克思将人的解放议题提升至全新的理论高度,即“人的高度”,只有达到这个高度,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其次,“真正的解放”的对象是“普遍的人”和“现实的人”。“普遍的人”侧重说明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对解放道路的探索虽始于德意志民族,却超越了其局限性。他以德国人的解放为切入点,实质上探讨了人类解放的普遍道路。“现实的人”则是指始终存在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中的人,即“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0]151}。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人”,既非黑格尔哲学中抽离具体现实、纯概念化的“抽象之人”,也非费尔巴哈强调的仅停留在感性直观层面的“感性个体”,而是真正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人。只有明确“现实的人”是解放主体,“真正的解放”才有实现的可能,人的解放道路的实现才有其现实意义。

最后,“真正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0]154}。也就是说人的解放不会出现在德国哲学家们谈论的那些概念之中,它从未存在于“实体”“主体”与“绝对精神”之间,物质生产生活是实现“真正的解放”不可避免的大前提。马克思为德国构想的解放道路并非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是以往德国盛行的纯粹的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0]154}。

(三) 关键中介:“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要求无产阶级的“形成”

部分学者曾对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发出诘难,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价值理想而非现实路径。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中指出:“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15]106}以宾克莱为代表,将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视为一种道德理想的观点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甚至有人借此颠倒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关系。“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指明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关键中介和承接载体——无产阶级,它的出现表明人的解放过程是以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过程作为基础的。

关于德国解放的承载者,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想法,将目光从经济上占据一定地位、拥有财产的市民社会阶层转向了“现实的人”。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10]15}德语原文为 In der Bildung einer Klasse mit radikalen Ketten,其中“bildung”一词意为“形成”“产生”或“构成”,英文版译为“formulation”,同样强调“形成”之意。“形成”一词表明,无产阶级并非预先“存在”,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既然德国已经出现了处于普遍不公正状态的人群,为何不使用“存在”而使用“形成”?这一用词的选择凸显了无产阶级作为关键中介的内在本质与特征。

首先,“形成”一词强调无产阶级的苦难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资本家的贪婪和剥削是导致无产阶级苦难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10]1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详细描述了工业革命后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强调了这种苦难的社会性和人为性,正因如此,无产阶级有权利也有必要进行反抗和斗争。

其次,“形成”一词表达出对本不在场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长时间在场的深刻嘲讽,以及对真正困于“现实生活”的无产阶级视而不见的高度讽刺。长期以来,无产阶级处于被无视的“不在场”状态。马克思指出:“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10]171}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任何新阶级的崛起带来的所谓

“政治解放”,往往都伴随着新的剥削和压迫,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使每个人从私有财产和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某种程度上讲,无产阶级的“在场”,才是全人类的“在场”。

再次,“形成”一词突出无产阶级从无意识地存在向有意识地联合转变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有意识地联合起来,推翻那些围剿他们的资产阶级联盟,将原本阻碍他们自身发展的异己因素,转变为推动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真正从自在存在转变为自为存在,最后实现自觉存在。只有在具备现实条件、科学理论与革命意识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形成,而不再仅仅是那些从未“在场”的苦难者。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存在的具体条件会发生变化,但政治性才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形成”一词在此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属性。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0]16}通过引入无产阶级,马克思将德国解放的抽象道路转化为具体路径,将特殊的民族解放道路上升为全人类的解放道路,同时也为重构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悖论性关系提供了关键中介。无产阶级的“形成”不仅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具有实践能力的明证,也是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和谐关系从价值理想变为现实道路的关键所在。

至此,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世界的道路,他提出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理论构想极富前瞻性和理论探索的真诚性,从应然的角度论述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统一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为重构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悖论性关系提供了亟待尝试的理论方案。然而,在现实中,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统一,反而可能产生差异、背离甚至冲突。如何在二者之间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保持合理的张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未竟之境何以可能?21世纪的中国在实践中回应、确证了马克思的理论。

三、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又一次碰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结合时代特征和具体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既延续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情况、新变化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解答。如前所述,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视域下,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三条核心要求:扬弃现代化、要求真正的解放以及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当这些理论要求融入中国的实践土壤时,它们分别转化为相应的路径性要求、目标性要求以及保障性要求,展现出三条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紧密耦合的实践路径,经由这三条道路,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进入和谐统一发展新阶段。

(一) 路径性要求:从“达到标准”到“引领超越”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个阶段。“站起来”阶段,犹如大厦之基,构筑了人的解放的稳固基石。民族独立是现代化进程的先决前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启了自主发展的新篇章。“富起来”阶段,其核心目标是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从温饱走向富裕,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后续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强起来”阶段,标志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不仅为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更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大国胸怀、更加坚定自信的精神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不断将人的解放推向新的高度。

毋庸置疑,由于现代化的原发性与先发性,西方国家更加了解现代化的利弊及特征,其现代化道路

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然而如前所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与众多西方国家一样,也面临许多现代化发展的同质性问题,如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的并存、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失衡、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解放发展局限性等,仅仅照搬西方发展方案已经不现实。如何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固有矛盾?如何应对人类解放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解决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有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形成了鲜明的现代化标识,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重大贡献。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作为全人类发展道路的“跟跑者”而是成为重要“先锋者”“引路人”探寻新道路。

明确道路的渐进性以及构建新现代化模式,为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和谐统一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达到标准”到“引领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一转变的鲜明典范,它不仅体现了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共性,还根据中国国情展现出独有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的逻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的重大超越。它首次真正将“人的解放”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不仅关注物质层面的经济增长,更注重人的精神解放、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构建全新的现代化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创新范式,展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二) 目标性要求:从“关照人的存在”到“达到人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6]594}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深刻的人的发展逻辑,它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核心、社会两极分化、物质主义泛滥以及对外扩张掠夺的传统现代化路径,将人的解放发展置于核心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人的发展从马克思理论构想中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的解放不再是悬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之上的价值预设和抽象原则,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现实动力^[17]。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实现了从“关照人的存在”到“达到人的高度”的转变提升。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关照人的存在”。中国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视域,将注意力转向追求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实践问题和重要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8]2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8]27}这些重要论述从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角度无不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诸多领域,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展开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19]134}。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上力求“达到人的高度”。相比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进入到人类解放进程之中,马克思将这个新的视野站位称为“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在当代中国它被更具体地描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在当今时代,全球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与依存关系日益紧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深刻阐述:“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20]唯有积极拥抱这一趋势,方能共谋发展,共享繁荣。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的理论,人的发展历程必须经过“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类本位”三种形态,人的发展在经历了群体本位、个体本位之后,也必然会走向作为类存在的最高形态的人,即真正的人^[21]。中国自古以来便怀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的大同理想,追求的是一个和谐共生、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世界秩序,这一思想脉络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以及德国哲学传统中关于共同体的深刻洞见不谋而合,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诠释,更是对当今时代“人类性问题”的深度回应与积极解答。在这一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而行,中国主体特殊性的建构与人类普遍性的世界历史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明确现代化进程与人的解放内在目标的一致性,为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和谐统一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价值导向。在马克思提出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理论构想中,他开创性地将人的解放理念融入现代化的发展轨迹之中。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局限,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目标直接指向“人的现代化”。从“关照人的存在”到“达到人的高度”,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内在关联在一起,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因共享着一致性目标而真正融为一体,共同朝向“达到人的高度”这一终极愿景迈进。

(三) 保障性要求: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9} 质言之,先进思想引领实践,理论对现实蕴藏着深刻的指导力量,无产阶级的“形成”需要思想的闪电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具体到当代中国,如何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以持续推动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和谐关系向好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此过程中,加快实现从“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的转化,无疑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并积极推进的关键环节^[22]。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0]11} 思想的发展始终与现实需求紧密相连,只有精准回应时代需求的思想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代中国以救亡图存为首要任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唯有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触及社会本质的理论,才能展现持久影响力。同样,在当代中国,能直面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复杂关系、深入洞察问题本质的理论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在长期革命与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长期处于历史性实践走在理论阐释前列的状况。如何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真正打造中国“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实现先进思想对实践的引领,是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曾提到“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11}。一个民族要想发展,始终需要“有原则高度”的理论思维的牵引,几百年前的德意志民族是如此,当下的中华民族更是如此^[23]。在当今时代,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透彻理解人的解放思想的深远意蕴,这要求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更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将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解放思想从潜在的思想萌芽转化为显性的精神旗帜,使之成为引领和推动当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让马克思的解放思想深入浅出地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岗位的人民,为人们所理解,指引人类向着更加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迈进。

明确现代化进程与人的解放的持续保障性要求,为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和谐统一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了持续推动现代化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从而实现整体系统的稳定与繁荣,亟须对“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进行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重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实践成就,更是现代化理论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堪称当代中国“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典范。只有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不断提炼和构建具有前瞻性与独特性的“中国理论”,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引领实践创新,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解放走向和谐统一,确保二者在共同框架下实现协同发展。

从“达到标准”到“超越引领”、从“关照人的存在”到“达到人的高度”、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

论”,中国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开辟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始终站在人的高度上,没有停留在由资产阶级所规定的现代化的范围内,而是真正进入人的解放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完美体现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和解,规划出二者同向而行、共生共荣的运动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发展并升华了马克思“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理论构想,对人的解放的实现具有积极的肯定性意义,标志着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和谐发展进入新阶段。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基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理论视域,现代化与人的解放之间呈现出多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历史维度考察,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并非简单的线性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通过持续引导与调整不断修正的复杂统一关系,二者在历史演进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塑造,经历了同步发展、短暂背离再到共生共荣的过程。就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为现代化与人的解放构建了一条应然的理论路径,只有把握好扬弃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实现真正解放的逻辑终点,并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二者关系的理想化统一。从实践维度审视,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之中,这一实践既具有现代性与现实性,能够精准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又具有先进性与前瞻性,能够超越现实局限,预示并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理论构想为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的解放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必将引领时代、开创历史,推动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迈向更高发展阶段。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J].学术月刊,2002(09):96-104.
- [3] 艾四林,柯萌.马克思对传统人的解放理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J].思想教育研究,2018(05):3-7.
- [4] 吴忠民.论人的解放何以催生巨大的现代化动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03):6-13+201.
- [5] 刘同舫.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8(03):4-14+203.
- [6] 罗克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以“人的解放”为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22(06):27-35.
- [7] 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22(07):39-55+204-20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 张泽森.读《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J].教学与研究,1964(01):47-5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 孙伯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13] 刘洪刚.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德国何以实现人类解放: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J].理论月刊,2012(10):24-27.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M].马元德,陈白澄,王太庆,吴永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7] 丰子义,沈湘平,钟明华,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意蕴及其现实展开(笔谈)[J].江海学刊,2023(02):5-20.
- [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前进.2018(06):5-10.
- [21] 王凤珍.论类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从马克思哲学的维度看[J].哲学研究,2010(05):28-31.
- [22]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J].社会科学文摘,2024(04):24-26.
- [23] 沈湘平.以思想解放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J].探索与争鸣,2018(06):69-74+143.
- [24] 刘同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的解放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with the High Principle

Wang Kechu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Critics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Marx deeply analyzed Germany's relatively backward social statu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pointed out the deviation between Germany's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al of human liberation. Tak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bourgeois political liberation through human liberation as a value principle, Marx constructed a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addressing the path of Germany'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is not a linear unity but a dynamic and complex unity process that is constantly revised through continuous guidance and adjustment. Marx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practice with high principle aiming to propose a theoretical solution to the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liber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practice with high principle into vivid practical reality, pu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in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

Keywords: modernization; human liberation; practice with high principl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赖黎捷]